

小

隱

書

敬虛子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貧士傳（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小隱書

此據硯雲甲乙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小隱書序

憶昨予童齒便有岩壑想。欲籬數畝園。築壤室三五堵。裂書其間以漱滌。且園中種花木成陰。而猶有鹿有鶴。情倦出戶相狎弄。遇勝日輒迎韻人佳士。講書論道。或飲酒賦詩。閒時又可來釋子仙氏。談空議元。探傳真祕。此其初心也。洎長人事日來。漸與俗化。內固病其矯拂。外未免於酬應。夫抑情而行。久則弗堪。年逾五十。衰且厭事。感而嘆曰。人生有志。貴乎自適。何爲乃爾浪自苦也。矧子父母既終。婚嫁已畢。苟於此時莫知止。是謂迷而不復。寧不大負伊心乎。惕惕然弗敢自已也。因退耕先人田。聊以卒歲。偶披古人行事。得會心者若干傳。間比事附之。各屬詞贊之。總惟一帙。曰小隱書。將展玩於農暇。淑其清遠。用證畸偏。果緣此而神情有契。相與游翺於寥廓之外。亦尙友之一益也。然而俗病其將有瘳乎爾而已耶。則而初心其或有遂乎爾而已耶。抑而生人之志。其終乃有適乎爾而已耶。則亦庶乎小隱之願諧矣。嘉靖三十九年秋九月朔。西村畸人敬虛子序。

目例

傳三十則

古許由

秦邵平

漢東向長

韓康

晉戴逵

齊明僧紹

唐王績

陸羽

王樵

松江漁翁

巢父

漢鄭子真

嚴光

龐公

陶潛

北魏陸夸

張志和

趙宋種放

俞汝尚

杜生

伯夷四皓

蔣詡

梁鴻

魏管寧

宋劉孔淳之

北周韋叟

司空圖

林逋

譙定

順昌山人
桃花源記

敬虛子曰：傳凡三十則。蓋著閒退者之所適也。首許巢、定、路岐也。夷、皓、正、根宗也。陶、邵、標趣味也。終於順昌山人傳。泊桃花源記。必若此。方得以諸小隱之願也。中間雜彙諸家。色色俱備。無非欲合成一適。

小隱書 月例

將求夫唯人能人耳豈有他哉。

小隱書全帖

明 敬虛子著

許由

許由字仲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隱於沛澤之中。堯致天下而讓焉。由乃逃去。耕於箕山之下。潁水之陽。以手掬飲。人遺一瓢。挂於樹。風吹歷歷作聲。以爲煩。棄之。

漢揚雄法言。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

敬虛子曰。古稱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故靜許由有焉。蓋人性本靜。故心卽好靜。其不靜者。物撓之也。夫物撓起於煩。煩者必求。是故枉己徇人。廢廉捐恥。膠膠之衷。不啻紛麻。赧赧之顏。有如鐵甲。此皆煩而求者之爲也。欲頃刻而靜。得乎。夫靜者。心之本。無頃刻靜。不知此心如何安頓。而性亦敝矣。性敝。則凡造物予我者。皆不能認取。豈不哀哉。用是觀之。煩之害大矣。無求之義至矣。茲二者。庸非小隱修靜分步之第一路岐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常山居不榮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之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

敬虛子曰。古今咸稱巢許爲忘世之人。然而忘世亦大難矣。夫忘世之難。由其忘我之難也。忘我之難。

由其未見真我也。奚爲真我。世俗橫執七尺之軀以爲我。此色相之我也。豈真我哉。古之人有曰。今者吾喪我。夫吾與我何辨。而曰吾喪我。此妙道之言也。是故蟬之飛也。豈戀枯殼。龍之變也。何有蛻骨。作是觀者。應見真我。凡人未見真我。則內景不寧。詎得好事。外塵忽來。便爲所縛。又惡能忘世。故忘世難。忘我尤難。見真我方爲忘我也。嗚呼。安得見夫真我者。而與之共小隱哉。

伯夷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避紂居北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與其弟叔齊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克殷。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秦有南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已。其時道滅德銷。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漠漠南山深谷逶迤。奕奕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之定。

敬虛子曰。民之鮮能於隱者。多爲索莫。不堪其寂焉。或爲困厄。不勝其戚焉。以故炎炎勢淫。黷利者靡靡。而山無巢居之子。世乏中林之士矣。予次小隱書至夷皓。未嘗不嘆其困厄於薇餓。索莫於芝饑。如是栖栖耳。然索莫堪其寂。困厄勝其戚。非中心之定者。不能。夫中心不定。則外皆蠱賊。將遷志而別圖。雖有至情。莫遂其發。雖有真操。莫保其存。又何以隱。嗚呼。夷皓者。非山林之本祖正宗耶。

邵平

邵平，廣陵人。嘗爲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從邵平爲名。又云青門瓜。青門卽長安東門也。

魏阮籍詠懷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辱豈足賴。晉陶潛飲酒詩：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飲相持。

唐李白古風詩：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敬虛子曰：邵平當秦之滅，乃避地而東門種瓜。蓋得天下無道則隱之義。其賢乎？詩人又借其事，諄諄焉以明物理盛衰，反復無常，倏忽易象，其端叵測，可謂洞消息之微，探變化之蹟者也。向子曾聞道家書有名東門大瓜者，無亦取之邵平歟？亦如詩人之詠歎，抑或發揮元理，浩浩無涯，不但此歎，惜也未得見之。

鄭子真

鄭子真，褒中人。隱居於谷口，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和平二年，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

眞子眞遂不屈而終。揚雄著書言當世士稱其爲人曰：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於京師。

金方古，容城人。大定間，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室，眞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門，亦惟遜詞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穫，如菽，則惟食菽。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天所食者，不可易也。

敬虛子曰：凡人大爲心害者，皆生於妄有所求。妄求者，多見己不足，人有餘也。若鄭子眞，方古服岩石之耕，不屈其志，守田畝之穫，不易其食，聊不見己不足，人有餘，又何求也。人之言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嗚呼！二子殆耕心田而日日豐年者，不然，何其自足無求，乃如是耶，乃如是耶。

敬虛子曰：予旣比鄭子眞方古之事，後再見唐人元結之父延祖，三歲而孤，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姬強勸之，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烏虜若此者，甚協予心。因知後人所欲爲，前人靡不有之。陶子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謂徒虛語耳，乃今知其信然矣。

蔣詡

蔣詡，字元卿，杜陵人。哀帝時爲兗州刺史，以廉直著名。王莽居攝，奏事到灞上，遂稱病不進，歸鄉里，臥不

出戶舍前竹下開三徑。惟故人羊仲、裴仲從之游。二仲皆逃名不仕者。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人。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閒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與朱山人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見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范野人者。是亦可人之流也。

敬虛子曰。山林交與世俗大別。世俗尙委曲周悉。山林惟真耳。且世俗泛交。泛交而復委曲周悉。中間惡得無僞。山林寡匹。非氣同志合者不相與。多無逾一二人。觀蔣之從游。陶杜李之往還者。足見嗚呼。天下惟無所爲而結者乃真。彼若而人更復何爲。是則小隱者於此可以識友誼矣。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安貧樂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禽慶俱。

游五嶽名山不知所在

敬虛子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山林一種逸味。細細含嚼。方覺美出。若對世俗言之。鮮不嗤笑。未知死何如生。疑詞也。元人有李道純者。善言此。李之言曰。有生卽有死。欲知死必先知生。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繫辭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學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洒。末後脫洒。只今自由。末後自由。只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大事也。嗚呼。小隱者。讀此而解。則死生之疑。脫然釋矣。非出世之第一義耶。

晉宗炳。字少文。南陽人。精元理。入廬山。依遠公蓮社。後還江陵。閒居絕俗。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卽腐。炳雅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結宇山中。懷向平之志。

晉雷次宗。字子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托廬山。事釋和尚。游道滄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隴。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

敬虛子曰。昔有沙門慧遠者。於廬山開白蓮社。用修靜業。同修者有十八大賢。而宗雷在十八大賢中。爲稱首。故黃太史詩曰。白蓮社裏覓宗雷。今据二人本傳。又皆慕向子平者。頓脫家獄。饒激清醴。其雲霄中人物也。我輩迷惑。終日浮沉於世故。羈絆於俗緣。豈不真同壤蟲之仰黃鵠耶。悲夫。悲夫。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暮夜宿息。寒不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貴。憶此勿相忘。及光武卽帝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日暮留宿。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中。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敬虛子曰。人唯不美外物之爲美。始無心累。無心累。始見天真。見天真。始知人之所以爲人也。奈何世俗率羨美外物。輒累其心。雖冒人之形。而不得嘗人之味。享人之趣。殊可悼也。予次小隱書至嚴子陵。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域中之大。天子也。避而弗就。諫議大夫。清貴之秩也。竄而弗屈。斯二者曾不屑以爲美。外更有何物足羨。得以累其天真也。子陵其達人之爲人者歟。嗚呼。小隱者有欲不負乎人之生也。將嘗其味。將享其趣。則夫道術之所在。不有風於斯人而起耶。

趙宋蘇雲卿廣漢人。靖康之亂。避地豫章東湖。鄰曲皆稱曰蘇翁。少與魏公張浚爲布衣交。浚旣入相。遂薦共濟大事。然莫知所在。高宗令其尋訪之。聞在東湖。浚作書托守臣躬親稟請。及造其所。乃獨居茅舍。以種園織屨爲生。得書不剝。佯許詣朝。其夕遯去。翌早守臣悉來迎接。唯見請書留案。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閒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汙蘇翁。

敬虛子曰。人之所欲者。富與貴也。所惡者。貧與賤也。然富貴者行其勢。貧賤者行其志。顧天下必有志

而必無勢。若子陵之於光武，雲卿之於魏公，可見已。夫光武、魏公，本以故人之情，延二子，二子者飄忽而去，曾無繫留。光武、魏公卒不能致，果哉！志可必而勢不可必也。豈特二子巢許逃於箕穎而堯不能書，夷齊竄於首陽而周不能致，嗚呼！本一微末也，非不能致，正欲遂其高尚，全其操節，將藉此以洗穢濁之習，而起清明之會也。用是觀之，世可少隱士哉。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字之曰德耀。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鴻乃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間，又去適吳，及卒，遂葬要離冢旁。

敬虛子曰：山林之人，其德在於默足，以容。梁伯鸞初焉，與妻之隱霸陵也，真能以此撰德。及其出關過京，而五噫之歌，侵逼時政，奚爲而輒戾初心也？至於奔亡竄徙，幸而得脫，豈不爲後來之永戒？若曰：靜中不忍技癢，著書立言，亦但可漱閒情之芳潤耳。一時是非得失無關可也，雖然，猶非所謂善忘者。世豈無含真抱素，完性命以自終，視著書立言皆贅物也。嗚呼！安得夫斯人而與之共小隱哉！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起。桓帝備禮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與之。因逃。遂以壽終。那乃賀切。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呂徽之先生。家僑居萬山中。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詣富室易穀種。值雪。聞分韻作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聞而出。見其露頂短褐。布襪草履。輒侮之。且詢見笑之由。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蛟蝶事耳。衆嘆服。問其姓字。不答。衆曰。嘗聞呂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先生。惠之穀不受。必易之而去。衆隨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雪晴往訪之。捕魚換酒。盡歡而罷。衆回。翌日再躡其蹤。則已遷居矣。

敬虛子曰。人亦有言。名者造物所忌。又言造物忌無實而得名。夫觀其所忌。是名本人患。世悞以爲人利而亟亟營之何也。韓康。呂徽之。乃大有所見。是故一則避名深入而不出。一則逃名長往而不反。方且柴車幅巾。方且草履短褐。脫去外飾。渾然不露。殆將忘乎形骸者。而又奚事於名。嗚呼。至人之行如此。庸非小隱之上根大器。獨觀素樸之深者歟。

敬虛子曰。夫韓之避名。呂之逃名。固以爲至人之行矣。何仲尼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曰。非如舊訓也。按此乃聖人闡人之了死爾耳。疾是不疾而速之疾。其字取義於矢。沒世言死也。疾沒世言死之逸也。且君子平時處世。今日沒世。不但沒世而必曰疾沒世。殆如矢之飄激而遠。曾無係留。若然者。臨

之之。然者。是初之生。世清淨而來。終之沒世。清淨而往。杳無形跡之痕。可見。殯葬之氣。可挹。本然性體。竟莫之隨。脫洒出世。不滯絲毫也。將取奚端而名稱。古人有言。鴈過長空。影落寒水。鴈本無留影之心。水無戀鴈之意。正夫子名不稱焉。義也。云何世人。多有未了。嗚呼。吾何以遭韓康呂微之之良。而與之了此哉。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鼯鼯穴於深澗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用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所而已矣。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敬虛子曰。自上代之風薄。人咸習功利以成性。中間豈無孤潔之士。破習而出者。然富貴之豔外淫。貧賤之戚內激。曾未幾時。初志輒遷。而習性竟勝矣。此北山所以起移文之嘲也。予讀龐公傳。未嘗不廢書而嘆其志之果也。性之定也。是故服耕而處。既善避人。采藥而行。遂大忘世。杳然不見天地間富貴貧賤爲何物。聊無一點習疵。謂非上代之遺民矣乎。嗚呼。鳳不容以笱而象麟不可以羈而游。杜子美

謂劉表焉得取誠哉劉表焉得取也。

管寧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好學。坐一藜牀。五十餘年。未嘗箕股。當膝處皆穿。在家常着皂帽布裙而已。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寧本東漢人。暨魏受禪。尚在。明帝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歲。三國其時。魏有張珩胡昭者。俱養志不仕。珩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不應。表除樂平令。不就。戴篤巢門陰。珩曰。戴篤陽鳥也。巢門陰。此凶象也。乃援琴歌詠。旬日而卒。年一百五歲。昭居陸渾山。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正始趙儼薦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六朝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梁末。隱居茅山。宋元嘉初。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樞目睛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鷗一隻。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五代鄭遨字雲叟。滑州人。舉進士不中。乃入少室山爲道士。聞華山有伍粒松脂。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屍。因徙居華陰求之。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

敬虛子曰。論語說賢者避世。又說作者七人。古注云。作謂高尙其事。避世則君莫得而臣也。若然。非易所謂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之義乎。彼三國六朝五代之世何世也。正自古以來。